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1

圖書編卷之十三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三禮總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潛學稿曰曲禮古禮經篇名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
禮天體也天體物不遺故物必有則自內心外貌思慮
視聽飲食衣裳之有其節若語默進退取舍生死之有
其介與凡親疏貴賤交際事使之有其體各品節之以
立教蓋曠不厭動不亂而幾微畢察委旋時中也命之
曰曲禮槩其目曰三千非質三千言微乎微耳蓋德性
之精微中庸畢具而高明廣大都焉時著時察之謂知

隆此由此之謂行故致曲者知微也儀禮者先王訓齊
天下之具經綸人義之大端也爲之冠以重成人爲之
婚以合二姓爲之鄉飲鄉射以教德讓爲之壻夕器服
以哀死亡爲之饋食饗奠以賓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
上下之體又爲聘覲焉以將之是儀法之大者譬天儀
象乎則二十八舍以經天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經官
建冢宰之官以儀天建司徒之官以象地建宗伯春官
以成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寇秋官以成義建司
空冬官以幹事而六官三百六十屬上法乎天行蓋周
禮制而儀曲有官儀禮制而人義有紀曲禮制而人道
有理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故以與人治之大順也
仁者人也由禮則復於禮而仁全仁全而天全矣周衰
禮廢迨春秋晉韓起適魯猶及見舊典禮經歎之曰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蓋其感也孔子欲觀
周道適周學禮焉歎之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歎道盡
於禮也又贊之曰郁郁乎文已夢寐志之世莫能遵明
於是乎作春秋以維周禮如此至戰國諸侯惡其害已
經用播絕自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
篤記古始博購得周禮五官而亡其冬官得考工記附

經後備冬官之記高堂生實始傳儀禮經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殘缺失次甚矣

三

周禮為綱

禮

儀禮為經

圖

禮記為傳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二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博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禮儀難讀又其行之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于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直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于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儀禮禮之本根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朱熹子在跋其書曰儀禮之爲今書也於奇詞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辯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嚴于冠婚鄉射朝聘而尤嚴于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缺不可考之書徐而剽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可得而推矣

按古禮之傳于世也有三儀禮記周禮也歟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天子禮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于禮者然後成全禮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喪祭二禮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之言禮者不至棄經而任傳違本而逐末而欲復古禮尚有攷于斯書

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孔子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徃又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

按周禮一書後世假而用之者王莽也輕而用之者蘇綽也誤而用之者王安石也未有能善用之者竊恐時

異勢殊官政事體民情土俗不皆如古惟宜精擇其切
要者而審行之必執其書而一按其制其流之弊安知
不與三子同歸乎

唐太宗曰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
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誠哉言乎不井田不封
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書曰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表之典法
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叙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
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程頤曰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張載曰周禮是酌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
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朱熹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
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
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曰比閭族
黨之法正周公建大平之基本如碁盤擺布定後棋子
方有放處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誠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
無一不得其所不如是不足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
又告其君曰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

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范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于此如網之在綱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舍周官未見其可

呂祖謙曰朝不混市野不踰國人不侵官后不敢以干天子之權諸侯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利九卿九牧相屬而聽命于三公彼皆民上也而尺寸法度不敢踰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于尊卑等差階級之中消其偏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賤不亢貴卑不踰上是一世之人皆安于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授其弟長率其屬何往而非五禮六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往而非以爲民極哉嘗讀晉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藩木楛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饒于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于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

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何陰謀之書或謂
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林存或作七
論七難以排之

朱熹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
其大體非聖人做不得又曰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
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由是觀之是非明矣古人有

言周禮一書有闕文軍司馬有省文遂人匠有互見九

品舉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有豫設九千里封公四封

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綱者四兩為有副相副貳

者日卿至下士各隨有常行者垂法象有不常行者合

詢國遷今觀諸經其措置規模不徒于弼亮天地和洽

神人而盟詛雙僂仇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
檢柅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仇所以任賤役者無

不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
世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

世豈無辟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燕
三王監二代盡在于是是書之作于周公與他經不類

禮記就于漢儒則王制所謂朝聘為文襄時事月令所
說官名為戰國時事曾未若周公禮之純乎周典也由

此觀之則後儒疑周禮細碎者可以灑然矣

吳澂曰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即其設位言之則
 曰周官即其制作言之則曰周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已
 滅去其籍秦孝公用商鞅正與周官背馳始皇又惡而
 焚之漢河間獻王好古學購得周官五篇武帝求遺書
 得之藏于秘府哀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著于錄畧然
 各官已亡以考工記補之而五官亦復錯雜傳至于今
 莫敢是正今本尚書以考之周官一篇成王董正治官
 之全書也執此以考周禮之六官則不全者可坐而判
 也夫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執此以考天官之文
 則其所載非統百官均四海之事可以知其非冢宰之
 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執此以考地官之文
 則其所載非敷五典擾兆民之事可以知其非司徒之
 職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
 平邦國執此以考春夏二官則掌禮邦政者皆其職也
 舍此則非其職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執此以考秋冬二官則凡掌邦禁邦
 土者皆其職也舍此則非其職是故天官之文有雜在
 他官者如內史司士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天官者
 如甸師世婦之類地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太司樂
 諸子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地官者如閭師柝氏之

類春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封人大小行人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春官者如御史大小胥之類夏官之文有雜在他官者如銜枚氏司隸之類亦有他官之文雜在夏官者如職方氏弁師之類至如掌祭之類吾知其惟秋官之文縣師屢人之類吾知其為冬官之文緣文尋意以考之參諸經籍以證之何疑之有

周禮有官
以會官

治不宜如
此之區分

按劉歆以考工記補冬官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廷椿始著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于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

作周官補遺元秦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為成書吳徵作二禮考註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由是以觀則冬官實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爾

以上

論周
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于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為最近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西夏燕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

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禮俱無安着處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話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六句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傳流得此文字如此

吳徵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二曲禮檀弓雜記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註總四十九篇秦火之餘區區掇拾存十一于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遺制聖賢之格言徃徃賴之而存

周行已曰聖人制爲冠婚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言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

按禮記一書當以禮爲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此四科讀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以上論禮記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

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人之不仁也。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以墮於空虛。淪於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跡。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

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不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筭表筌蹄，而可以少之乎。

禮者理也。卽吾心之天理也。吾人莫不受天地之中以有生，而威儀定命，孰能一日越斯禮哉。論禮者必究其禮之原則。周禮儀禮禮記可得而言之矣。先儒謂周禮其綱也。蓋亦有見於六官之制。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故謂之爲綱耳。又以冠禮婚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備載於儀禮，而禮記則有冠義婚義，士相見義，鄉飲酒義，鄉射義，大射義等篇。故謂儀禮爲經，禮記爲傳。但論禮不識其原則，不特六官之屬疑其各有所雜，封建之制與王制殊，雖各自一書言之，或疑其爲治

岐理財陰謀附會之書或疑喪服皆講師問答語或疑
曲禮作於曲臺月令記於呂不常其中多漢儒所雜今
且無論已然禮原于天而具之人心無古今無貴賤一
也三禮雖同出於聖人而周禮詳六官之統屬儀禮嚴
一朝之制度故各有司存惟禮記一書自曲禮而下多
述古禮之遺與夫變禮之由大而朝聘享祀微而周旋
曲折養生送死交神接人莫不由自然之品節爲自生
民以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以順其此心之條理節
文而不淪於禽獸者賴有此理以匡正之耳或諸篇各
有所指然聖賢和與發明斯禮之大本大原以承天道
以治人情而一歸諸大中至正之矩乃禮記之所以立
教也信哉禮記爲經與五經並列而不可以綱目經傳
分也明矣况禮莫大乎倫雖官制儀節皆所以品節乎
五倫而人性自然之條理所以恭敬樽節退讓者一皆
其性情不容自己者也善乎臯陶篇曰天叙有典勅我
五典有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自天子至庶
人同此五典也其不同者五禮之等殺耳可見五禮之
庸也雖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而要不出於五倫之
外凡五服五章五刑五用皆此禮也皆所以敦此典也
然典曰天叙禮曰天秩其等殺不齊豈作而致其情哉

天理之節文。人心所自有者也。本吾心之天則而聲爲律。身爲度。周旋折旋。率履不越。由是行之。君臣父子之間。夫婦長幼朋友之際。秩然各得其禮。自其宏綱大要。名之爲經。禮自其纖悉備具。名之爲曲。禮自朝廷頒之。卽爲萬邦之紀綱。法度自一人行之。卽爲一家之規矩。準繩雖尊卑上下進退升降。以至朝聘祭享。車旗服色之繁。而其秩然不亂者。一皆揆之天理而安。卽之人心而順。所以謂之爲天秩也。晏子對齊侯亦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命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誠哉是言也。足以發明曲禮諸篇之旨也。若夫吉凶軍賓嘉則。皆以此時措之。耳。是禮也。匪特斯人爲然。試觀之乾坤定位。卑高以陳。其間如日月星辰之布列。山川土石之奠載。飛潛動植之群分。類聚莫不有條理也。此猶有形可觀。有迹可觀者也。晝夜寒暑之往來。剛柔燥濕之消長。孕鬻化生之乘除。皆並育並行。不害不悖。孰主張是。孰綱維是。而天秩可默會矣。本天秩以明禮。則三禮中或雜或缺。或爲漢儒所錯亂者。如尺度權衡。孰得而淆之。此所以論禮貴識其原。而禮記不可以傳言也。否則或逞已見。或執舊聞。徒致詳於儀文。度數之末。品物器用之微。解名義定規

制遂以為禮在是不知見禮知政與天地同節者果安在也是故求禮者無求禮於書而求諸吾心之天則渾然大中之道已在乎我雖至敬無文而繁文縟節實自不敢過不敢不及者不在茲乎然非謂制度文章可盡廢而不講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欲人反諸身心以達之五倫而求其所謂禮之本故于禮記尤有所當潛神者耳不然制度文為自漢儒以來議之亦詳矣孔子何以欲從先進而大林放之問

儀

士冠禮

士昏禮

士相見禮

禮

鄉飲酒禮

鄉射禮

燕禮

大射儀

聘禮

公食大夫禮

覲禮

喪禮

士喪禮

篇

堅夕禮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目

少牢饋食禮

有司

讀古人之書者，須識古人之心焉。而後書中之精蘊庶幾可默會也。然古人之書傳之已久，不無錯亂殘闕，欲見其全已不可得矣。又徒執其儀文品節，從而信之，疑之，亦未矣。豈善讀古人之書者哉！果能會其心，師其意，而不泥其文與迹，雖謂儀禮至今存可也。古者述朝饗聘祭之儀，車旗服飾之制，謂之儀禮。亦先王經世之遺典也。自秦焚禁以來，至武帝表章六經，此書尚未出。况馬鄭叙述周禮而不及儀禮，劉歆叙述儀文而不及儀禮，喪服終篇無天子諸侯之文，可見在漢時已不免殘闕錯亂，非全經也。明矣。至宋又禁之，不列學宮。今欲求全經於千百之下也，難矣哉！然窮愈嘗苦儀禮難讀，以爲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班固藝文志以魯高堂生所傳博士禮十七篇，其篇數與儀禮同。則此書固非全經，亦必古人之所遺也。所以信儀禮者，則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故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則有士相見義。鄉飲酒義，儀禮有鄉射禮，禮記則有鄉射義。大射義，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聘義，禮記必有義義，以釋禮。緣文義以考之。禮記特儀禮之傳耳。人知信傳而不知信經焉。何歟！然宋樂史謂儀禮有可疑

者五豈無見而然哉。以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
衆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以爲教授一疑也。周禮缺冬
官求之千金不可得使有儀禮全書諸儒不獻之朝乎
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
始行二疑也。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
數籩豆簠簋之實鉶壺鬲甗之列考之周官掌客之說
不同三疑也。其中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
之辭非周公書四疑也。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
子男皆有其禮而儀禮所謂公食大夫禮及燕禮皆公
與卿大夫之事不及于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
已似侯國之書使周公當大平時豈不設天子之禮五
疑也。今考其書猶有可疑者在焉。吉凶軍賓嘉皆有禮
也而軍禮獨闕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鄉
飲酒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
八燕禮之別有四皆冠以士大夫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
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
夫禮謂是書無殘闕雜亂也可乎哉。但古之全經不可
見而人心天理之品節猶之古也。彼信之者止信其儀
文必自古人耳果自信於心而真知其爲天秩之禮
乎疑之者亦疑其非古之全禮云耳果反之吾心而真

見其天則之相悖乎。蓋經雖不全，亦賴漢晉諸儒補緝之力。猶及見古禮之遺，所以朱子與草廬吳氏，惓惓於是書也。我朝禮儀定式，大明集禮，是即今之儀禮也。考禮儀者，考之國典及文公家禮而用之於今焉。則雖謂儀禮至今存也，非謾語矣。噫，真會古人之心。師古人之意，則儀尚不足以盡禮也。况於儀禮之遺經哉。

讀禮記敘

嘗聞禮記非全經，亦非醇乎經也。壯年細心誦繹，漸通大意。蓋古先聖王承天道，治人情，典制經曲，雖不復觀其全，然亦未嘗不因記載而獲覩其緒餘焉。雖多雜於

漢儒之補綴，而聖賢之邃言奧旨，炳然如赤日行空，豈燭火能淆其明哉。或曰：禮樂不可斯須離，缺者補之，雜者剔之，不亦賴於後之人乎。曰：禮樂通乎造化，作述賴乎聖明，未易言也。近於四十七篇，各因其類以相屬，分爲八款，庶誦習者易爲力耳。若夫訂證遺經，則自有精通禮樂者在。

禮記大旨

嘗玩易繫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禮之所自來，而先聖法天以制禮乎。故臯陶謂五禮爲天秩，中庸謂親親尊賢之等殺，禮所生也。孔子所定禮

樂莫可考矣。世傳三禮如禮記一書，得非古禮之遺乎？當夏商之衰，孔子尚嘆杞宋之文獻不足徵矣。今于千百年後，猶得見古人之遺禮，亦何幸也。想漢庭經師轉相與撰次所聞，故高堂生后蒼輩記述秦灰之後，獲存什一于千百，皆不可知。然其初積二百餘篇，至大戴刪爲八十五篇，小戴復刪爲四十九篇。今賴其傳述，得以好古而敏求焉。然其撰述于高后者，文辭意義果無所增損，二戴所刪定果一無闕失，錯雜乎但記者融滯淺深，弗齊而純疵自不可掩。然精義良法，淵源所自，要皆古先聖賢之緒餘，決非濫儒所能創始。以肇後世之宗也。善學者得先聖遺意于掇拾煨燼之餘，而此心無體之禮，得徵之古禮以定準，則間有龐辭贅語畧之可矣。禮一也。周禮儀禮禮記既各一其編集，則其作述志意各有攸當，何必以經傳綱目分屬之也。矧禮記自有綱目存焉，析之雖三百三千不足盡其詳，總之只一理而已矣。何也？天則蘊之德性，典則著之訓謨，統同之中固有散殊者在，而散殊之內未嘗無統一者寓也。予嘗病其篇章浩博，未易會歸，因各以其類別之爲八。曲禮內則少儀玉藻一也。哀公問燕居閒居檀弓曾子問二也。禮運禮器大傳緇衣表記坊記三也。樂記四也。冠義昏

義鄉飲酒義射義聘義投壺五也喪大記喪小記服問
間傳三年問問喪奔喪服四制雜記六也祭法祭義祭
統郊特牲七也王制月令學記王世子明堂位經解儒
行深衣八也蓋亦取其意義相近者統歸一類不特便
於誦習檢閱而先聖制作本旨亦易以領會且俾學者
精神併歸一欵不至渙散已爾若夫原次篇目曷敢紊
亂之哉

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曲禮篇先儒取以
冠禮記者豈徒記古人之虛文哉蓋曲禮三千其體備
于一身者委曲詳悉不如此不足以曲盡其心至之情
也夫人德性中森然天則畢具如心神之思慮經緯百
端如耳目口體之視聽言動親疎貴賤之交際事使天
人幽明之對越駿奔以及衣服飲食升降進退大而死
生常變小而洒掃應對至纖至悉至廣至曠皆出乎天
理人情之自然也只舉動稍越乎禮而曲折之未當則
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赧然不可以爲人矣何也此
心自亂其天然之條理而行道間當其回旋轉折稍不
循其塗轍則一步不可行也然致曲者豈徒取諸周身
之儀度而安排布置于其間哉篇首曰無不敬儼若思
安定辭安民哉此禮之所以自然曲盡而散殊中自有

統同者在况以此求之四十七篇何一而匪一敬之曲成哉內則記閨門之軌範即曲禮行于家庭之間也少儀記小學之支流餘裔即曲禮行于儀節之小也玉藻記天子諸侯之服冕笏珮諸制即曲禮行于朝宁之表也故三篇統屬曲禮一類皆人身隨時隨處所以曲致其自然之敬也人見曲禮若此乎嚴肅未免謂聖人有意以歛束乎天下之身心不知先聖亦因人心之敬有不容自己者故著之章程為萬世法耳學者誦習此類而有得焉不特古禮儀文節度一一可循然由此心之無不敬以發見於四體周旋折旋中規中矩自然與天則脗合詎止肌膚有會筋骸有束已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以為動作禮儀威儀之則所謂命也即所謂禮也在天謂之天則在物謂之物則聖人承天道治人情不過乎物則而已雖禮之曲折千變萬化與時皆宜孰知物則自有不可過者在乎觀哀公問大禮如何又問人道誰為大故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即首篇無不敬之意也中間雖由大昏以及仁人孝子不過乎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而禮于是乎至矣燕居記孔子以禮教子張子貢子游然禮所以制中而禮有九大饗有

四未易言也。閒居記孔子以禮教子夏，然必達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未易窺也。擅弓記夫禮之曲而中也。曾子問記夫禮之變而通也。夫孔子雅言不越執禮而百王典禮賴以折衷，此類六篇皆孔門問答之語，其中微辭奧義淵乎莫測，約言之不過乎物焉耳。苟學聖物格知至，則不能神明其本原，洞晰其變化，拘拘乎儀節之末，欲動容周旋中禮也，難矣哉。

禮原於太一，合天地四時陰陽日月五行萬物而渾乎一體，惟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萬物之所體也。但本諸天者謂之運，備諸人者謂之器。雖云道本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然天道其運乎？人道其器乎？運非精器非粗，天人合一器即運之有體者是也。禮運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之流通，予以原夫禮之所由起，禮器記學禮者成德器之美，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而一器二義不可泥也。大傳言人道有三無非記祖宗人親之大義，緇衣記在上之人爲下民之則，傲表記記君子之德有表儀之著見，坊記則謂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蓋取以禮坊民之義也。此六篇大約統論天地帝王以及人之所以體備乎禮者，謂非曲禮之大原哉。學禮者必器以乘運而究竟乎人道之大

始斯可以繫民好，樹民表，而禮之大坊于茲乎定矣。陰陽之氣，充塞乎天地，和敬之德，貫徹乎人心。宣之為聲，樂其天地人之聲，教乎凝之為象，禮其天地人之象，教乎。然非禮自禮，樂自樂也。人心之和暢，發之為德音，而樂之肅肅清明，即禮也。人心之敬，發之為德容，而禮之雍雍溫柔，即樂也。何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天地之陰陽不能離，孰謂禮樂之可離哉？樂記具載禮記中正禮樂不相離之意也。但詳玩樂記自由人心生，以至手舞足蹈，不過樂聲樂舞音容節奏已爾。其于聲氣之元制器之法，俱未之及焉。然于禮樂相須同節同和，王盈王

減諄諄乎，皆古先聖人之遺意。且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樂主反情以歸性，而精義具存。文亦醇雅不雜，惟于此潛神默會，真識夫陰陽禮樂通一無間，則聲律身度凡五音六律，自合乎天地之中，和庶古樂之全經在吾心矣。于樂制乎何有？

先聖制禮，各有義存焉。然其數可陳，其義難知。苟徒習熟其儀文度數，而不達其義，則亦不過宗祝有司之事爾已。是故冠者禮之始也，聖王重冠，所以明成人之道也。昏禮者禮之本也，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鄉飲酒禮，明君子之相接，尊讓潔敬，所以使

民知尊長養老以成教也射必行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各射已之鵠各釋已之志也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而旅行獻酬皆有差等不敢紊也聘禮所以明貴賤而聯邦交也投壺則又有射之細者耳此類以義名篇其禮文制度咸載諸儀禮茲各陳其義以釋之雖謂儀禮為經義為傳亦可矣惟射于儀禮不相涉然射侯者射為諸侯也此果射之義乎若鄭氏釋昏義以夫人嬪世婦御妻悉歸之後宮而為天子之昏且為之分夕誣經甚矣學禮者其慎辨諸

子之于親無所不用其至孟子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必誠必信凡棺槨衣衾之設殯踊哭泣之節親疎冠服之等皆喪禮當慎重者故周官以喪禮哀死亡也喪大記記曲禮行於大喪喪服小記固記喪事之小然釋喪服傳也喪服問記始喪及喪服之制間傳記喪服輕重之宜三年問記喪必三年之義問喪記悲哀歛袒免杖之節奔喪記在外聞喪而奔之禮喪服四制記喪服之制必有仁義禮智四者而後可以當送終之大事雜記雖以記喪為主然兼言三患五恥觀睹取盜之事故謂之雜也要之此類十篇悉喪中之曲禮也夫聖人制禮文必稱情一本乎哀慟迫切之

禮記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四
二十四
衷而爲之品節云爾。惟讀其文，繹其義，始見作者之意。皆人子真情，不容自己者。其如行不著，習不察，何哉。

周禮大宗伯專職理幽，故祭祀之典，教著十倫。禮重五經，至云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祭典豈易言哉。祭法記祭祀之法也。凡禘郊祖宗廟祫壇墀，靡不具列。祭義記祭祀之義也。凡疏數敬怠，反始報魄，靡不詳明。雖法見于外，義存于中，而有其法，必有其義。故相次以名篇。祭統記祭祀之本，有法有義，統之則本于心。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郊特牲雖記祭天之禮，而雜冠與昏當各以類附，但即郊禮之雜也。篇雜可例推矣。郊社宗廟三才之道也，非識天地之心，洞性命之理，欲饗帝饗親，以接三才之奧也，難矣。惟于此類研窮，古人記禮之精蘊，不徒盡其法，且析其意，會其統，則不待對越在天，而其心常若與神明交。明感通理之必然矣。

易曰嘉會以合禮，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豈儀節云乎哉。凡帝王之創設，天地之時令，學制經解，何一非禮。何一而非吾之所當會通者。彼王制雖記于漢太常博士弟子，未必盡合乎王者之制。而歷代法制亦賴以流傳。月令雖記于秦呂不韋，未必真合乎古明堂之法。

而十二月所行之政令亦藉以記載學記雖無當于大學然古者建學造士之軌範亦得有所據文王世子雖中雜周公踐祚之語而文武爲世子與周公教世子皆至教所在明堂位雖適以彰魯國之僭而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定位亦因以存焉經解中云霸王之器恐非孔子所道而六經之教實分別不爽儒行其條十有五旨意重複必非孔子之言而古儒之重行是或一道也若深表則純記其制焉此類八篇篇各一義果有志典禮須博識兼收萃衆美而觀會通焉古禮廢幾其可以復矣

問孔子謂人之生也直又謂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孟子謂直養而無害且易云直方大書云寅直清詩云其直如矢均之乎以直爲尚也禮獨有取于曲焉何哉曰子獨不聞直而無禮則絞乎彼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曲亦甚矣孔子何爲謂直在其中也真信得父子相隱直在其中則曲禮不待辨矣譬之梓匠輪輿必以規矩成其方圓然規無圓之形也苟爲不曲安能成其圓一乎矩無方之形也苟爲不曲安能成其方乎子無局于方圓之器惟執規矩以運明巧斯曲成萬物而不遺矣問凡學禮記者莫不病其紕繆龐雜之大多也子析其

類得不思以祛其雜歟曰他書之闕誤難識禮記之錯
雜易知矧人皆知之矣何必決去之爲快耶想秦法大
嚴漢惠始弛其禁文景時諸儒尚只以口耳相爲授受
難必字句之不訛也然各篇匪出一人雖本聖人之意
實皆漢儒之文見有淺深故理有通塞筆有工拙故辭
有純疵况敷衍波瀾大多未免華而失實可盡律以聖
門之記述哉雖然聖經久湮駘駘殘缺得似經者皆經
也况其傳流各有自來也但師門各守章句或古禮中
雜以時制而莫之察或古文參以今文而莫之辨傳久
失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一載雖明禮然匪深於聖人
之學者或刪述間雜以己意亦不可知愚謂篇章皆漢
儒之組織禮制必先聖之流傳依今文求古禮得意忘
言何必訛舛之盡祛而後深於禮哉

曲禮

此節多不曉語故未點

至哉禮之曲也人肌膚有會筋骸有束耳目手足以視
聽行持有則也由衣服飲食由執事居處畢有軌有物
也矜其曲也以有至也矜其至也以能曲也故不曲不
足以爲禮非禮而曲君子謂之辟若諂不謂曲也是故
奉之當心也天子上之矣國君取其衡大夫綏之矣乃
士則當帶而提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君之與尸也

接武耳大夫繼武矣士間一武曰中武無徐趨皆然謂必接武也繼也中也其則也何其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其疾趨欲發成其爲趨也而手足無移以不失其莊圈承行不舉足成其爲圈承也而齊如流檐如以不失其齊端行頤雷如矢直也乃并行屨剡剡起矣執圭王則舉前曳踵踣如也諸布武有則也一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古席地而坐奉席如橋衡平也設席有鄉順陰陽乃其間函丈也若畫後也畫前也如有則不得過何曲也蓋奉席一天授坐而坐以爲恭也乃授立受立而坐勤之矣故立受立也不坐何曲也性之直之者靡

然矣飲食之有祭也敬讓道也其飲之食之也欲其飲食之也乃客祭主人顧興辭曰䟽食不足祭其殮興辭曰殮食不足爲殮也何曲也品食有水土之品焉豈必備嘗不質問其嘗否曰子亟食于某乎嫌億其未嘗也道術有六官之分豈必兼通不質問其能否曰子習于某乎善于某乎嫌億其未學也何曲也性之直者靡然矣故曰一之于性情則兩失之矣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此之謂也禮義者性情之極也夫禮之有曲也由物之有則也引類而申之衆動交于身而動于前何非則也其曲何可得爽也畢公之命曰惟公懋德克勤小

物彼以小物爲無當而忽之者窮大而失其歸者也惟
毋不敬乃見天則

曲禮

禮也者所以約束人之身心使一循乎天理中正之則
者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一敬焉盡之矣禮記四十九
篇雖其中多孔門師弟問答語要皆古禮之遺或亦不
免爲漢儒雜亂而其不可易者自有在也然必首曲禮
二篇豈無謂哉曲禮之爲教也凡升降進退食息起居
應對唯喏至纖至悉莫不有一定之規矩存焉自天子
至庶人自幼學至期頤未有一人能越斯禮亦未有一

息能越乎斯禮者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
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
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
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
君子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甚矣禮之切于人也後之
人猶以此爲儀文度數之末節何哉蓋思人之所以爲
人自吾心之念慮以達諸一身隨所應接各有條理三
千三百夫固天然自有之等級也所以謂禮猶體也體
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遄死極言人不可無禮也且學者習斯禮亦

各不齊有見于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謂致
禮治躬檢束不可不嚴不免矯強拘迫之勞有見于至
禮不讓至敬無文則謂禮以制心儀節非其所尚不免
乎疏畧簡亢箕踞跛倚之病是皆不知正心脩身直內
方外其禮本一致也觀孔子嘗謂恭而無禮則勞慎而
無禮則息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是禮本自然
而勞憊亂絞則非禮矣又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即四勿字其所以克己復禮何嘗無勉
然之功哉况禮謂之復于以復還吾性之所固有匪由
外爍我者知此斯可與語禮也斯可與語禮記之全經
也說者又謂孔子大林放之問以知本也曲禮謂非禮
文不可而曲則儀節煩矣不知曲禮正儉戚之意也所
以自云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孰謂敬非禮之
本哉惟毋不敬則穆穆緝熙翼翼昭事而儼若思安定
辭其模寫居敬樣子可謂最親切矣凡脩己安人安百
姓一以貫之而程子謂一言可以蔽三千三百之全經
者此也信斯言也將以禮為外乎視于無形聽于無聲
其心之所以齊莊而中正者固純乎天則而不踰將以
禮為內乎坐如尸立如齊其身之所以整齊而嚴肅者
一安乎天則而不過是以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之至

不能苟動不以禮雖知及仁守莊蒞未善也尚可以為
 儀文末節而少之耶或又以為天理在人心原有至中
 至正之則率履之間自與禮合雖曲禮少儀內則諸篇
 亦不能于人心有加也是又不知規矩準繩之制豈能
 于人心之明巧有所加乎世之欲為方員平直者不能
 不藉規矩準繩以運其明巧于不已周旋曲折之禮豈
 能于人心之條理有所加乎而世之欲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者不能不由曲禮以達其條理于不窮但規矩非
 聖人之明巧不能制而曲禮非聖人之天理中正孰能
 定之使世之人莫不由之哉可見是禮也聖人不過先

得我心之同然自曲禮以下諸篇要皆反覆以發明其
 禮至曲之蘊耳聖人制之庶民由之無貴賤無古今日
 用乎曲禮不見其繁且勞此所以為聖人易簡之學

月令舉要

中星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月會于陬○仲

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日月會于降○季春日在

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日月會于大○孟夏日在畢昏

中星婺女中日月會于實○仲夏日在井昏亢中旦危

中日月會于鶉○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日月會

斗建首斗建午○孟秋日在翼昏建中旦畢中日月會于鶉○仲

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日月會于壽星斗建酉○季秋日

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日月會于大火斗建戌○孟冬日在尾昏危

中旦七星中日月會于析木之澤斗建亥○仲冬日在斗昏東壁旦

軫中日月會于星紀斗建子○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氏中日月

會于玄枵斗建丑

帝神春帝太皞神勾芒○夏帝炎帝神祝融○中央帝

黃帝神后土○秋帝少皞神蓐收○冬帝顓頊神元冥

日春甲乙○夏丙丁○中戊巳○秋庚辛○冬壬癸

數春八○夏七○中央五○秋九○冬六

音春角○夏徵○中央宮○秋商○冬羽

律孟春大簇○仲春夾鍾○季春姑洗○孟夏仲呂○

仲夏蕤賓○季夏林鍾○中央律中黃鍾之宮○孟秋

夷則○仲秋南呂○季秋無射○孟冬應鍾○仲冬蕤

鍾○季冬大呂

十二月聽朔之處

孟春青陽左个仲春青陽大廟季春青陽右个孟夏明

堂左个仲夏明堂大廟季夏明堂右个中央土大廟大

室孟秋總章左个仲秋總章大廟季秋總章右个孟冬

元堂左个仲冬元堂大廟季冬元堂右个

月令辨

月令一書其所記時令之正政事之善雖傳之後世有
不可得而廢者然以爲周公作則自蔡伯皆始也以爲
呂不韋作則自陸德明始也嘗以二氏之言質之將以
爲周公耶孟夏令大尉則大尉乃秦官非周人之司馬
也季夏令百縣則郡縣爲秦制非周人之鄉遂也季秋
受來歲之朔日則建亥爲秦正非周人之建子也而蔡
之說其果然歟將以爲呂不韋耶則參衣赭衣之世何
取於孟春之布德坑儒焚書之世何取於仲春之釋菜
罷侯置守之世何取於季夏之封侯况始於二十二年不
韋已死矣至十六年秦始其併天下以爲一乃爲歲首而

陸之說其果然歟然則是書始於何代作於何人也曰
補苒而訂證之者漢儒力也夷考其世大尉之職郡縣
之制漢實因之布德之詔釋菜之禮漢實有之歲朔始
於建亥諸子分王受封漢初實行之謂其出於漢儒之
補苒者此也但其中有可訾議者不容不辯彼四時所
主之帝所祀之處所祭之物天子所居之室所乘之車
所駕之馬所載之旂與夫衣王食穀牲器何其拘瑣鄙
陋一至此也是故東方之帝必曰大昊者出於鄒衍五
行之說後儒推其相生以德始於木故大昊主春夏火
也炎帝以火繼木故主夏中央土也黃帝以土繼火故

王中央秋金也少昊以金繼土故主秋冬水也顓帝以
水繼金故主冬古者盛德之君亦多矣何特於此數君
專主四時又安知木德必始於太昊也且黃帝少昊父
子也父子之間必主土金之相繼也耶德莫備於堯舜
又何四時之配祀乃不得與也曲禮之五祀曰戶竈中
雷門行是矣祭法加為七祀古無有也惟見於漢儒之
記禮乃於春則祀戶夏則祀竈中央則祀雷秋祀門冬
祀行又以陰陽出入盛衰言之而所祀各一其處何哉
且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此五臟屬五行不可易者
也今乃春祭先脾夏祭先肺季夏祭先心秋祭先肝冬

所評極確

祭先賢鄭氏曰此以五臟之上下次之春為陽中於歲
值脾故脾為尊據五臟肺最居上何為不尊肺而四時
所祭之物果合其序否也王者南面聽天下向離而治
自有常居何至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
堂又列大廟左右以配十有二月而使其每月遷徙往
來無定所哉天子所乘之車不過五輅或祀天或即位
或田獵之事取其所宜則有之若車馬旂章衣玉必欲
四時各一其色所食各一其味所用各一其器不亦失
之大拘忌耶噫漢去古未遠故諸儒之得於傳聞者尚
多古人善政但以已意證訂附會不免為見聞所局而

可訾議者亦不少耳。善觀月令者能別純訾而於古人
順時之意實可會而通矣。

明堂位辨

成王幼周公爲冢宰攝政以王命賞罰天下何嘗去北
面之禮而居非常之位哉。明堂乃曰周公朝諸侯于明
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曰周公踐天子位果
如是則周公居尊矣。曾謂周公如果有是乎。金縢曰武
王既喪管叔及其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
乃爲詩以貽王。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
叔流言繼以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乃命諸王

邦之蔡書曰公作詩以貽王乃言命之王而後封仲於
蔡周公曷嘗負斧依南面而立當時以爲天子哉。以周
公爲天子則成王何以處此。周公特輔政耳。群叔且有
不利之言使實踐祚而朝諸侯豈特群叔流言已哉。謬
之甚也。又曰以周公有勲勞于天下封周公於曲阜地
方七百里命魯公世世祀以天子禮樂。此又謬亂之甚
者。予嘗辨其不然矣。魯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
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比
天子之禮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知書望書新作南
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得謂魯用天子禮樂。蕪虞夏商周之制也。孟子以魯儉於百里。彼乃以爲七百里。周書以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莫此爲甚。甚至其大可恠者。乃曰魯之君臣未嘗相弑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其果然乎。夫春秋一書。魯只十餘君。隱爲威新。弑子般。閔公公子赤。皆戕於亂臣。昭公哀公。皆見逐。十二公之中。相弑害已如此。而謂未嘗相弑。何也。蓋彼未嘗觀春秋。故妄說至此。後世不察。乃據以爲禮經。其謬亂又何如哉。

王制

論古帝王之制。必有文獻可證。斯可以信。今而傳後也。孔子欲言夏商之禮。而杞宋不足徵。正以文獻爲不足耳。孟子欲言周制。而諸侯已去。其籍其詳。不可得而聞焉。可見王制之書。古無有也。其作始於漢文帝。令博士諸生采輯古典。而附益之也。何疑哉。今觀其書言爵位。則采孟子之文。言官。則采左氏之文。言巡狩。則采書之文。其餘雜以公穀等說。縱使於諸經傳。一無所悖。尚不可以語周之成書也。况其雜亂牴牾。不可勝言耶。夫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彼則分子男爲二位。而不及天子。孟子以君一位。

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彼則不言君之位而惟五等此其等位既以異矣其餘則皆孟子之全文也又以大國次國小國無異制而皆有上士七十二人若諸侯上士七十二人則中士下士又當何如吾恐一國之內安足以祿養之也謂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百一十國并九州計之則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制諸侯已不可知矣其見於春秋者并附庸不過百八十國見於左氏傳不過倍加之爾借謂僻陋小國未嘗盡見於經而又或見侵

於強大恐亦未必如其所定之數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也國六十有三凡九十有三國古者畿內不以封建諸侯雖有公卿采地而謂之百里七十里計九十有三國也有是事哉謂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古亦何嘗有三監之名乎惟周封武庚於商慮其煽亂乃命管叔蔡叔霍叔監之安得謂國各有三監而謂其爲古之制乎此亦因周禮有立其監之語而推演之亦安必其爲天子立監之定命也又謂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夫田狩之舉雖乘農隙以講武

然天子一口二日有萬幾勞民不暇果何時得無事也
文王不敢荒於遊田至於日昃不遑暇食而謂之無事
不田曰不敬而且以不敬歸之乾豆賓客君庖之需吾
又不知蒐田獮狩之禮果何爲而設此也謂諸侯初則
禘禘則不嘗夫禘之爲祭大祭也王者當禘其祖之所
自出乃謂之禘春秋書皆譏其僭也何得爲諸侯之祭
乎若指虞夏之制固如是恐亦不至以天子之祭爲諸
侯之祭也已然則古制之善雖賴此以存者不少孰知
皆孔子之無徵也孟子之不聞也則又安必爲古之制
哉况所記與諸經傳多相背馳而必欲執此爲古制亦
何以信其無也耶至雜之爲禮經而謂爲孔子所定之
禮則謬矣甚矣

魯僭禮樂

禮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魯世祭以
天子之禮樂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
廟之禮故史角留於魯要之魯用天子禮樂謂其出於
天子之賜者皆非也夫武王未受命至成王時周公制
禮作樂而教典大明人咸知名分所在不敢僭踰乃公
力也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即大壞
周公之典禮乎誠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

王而後可也。然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成王非庸君，伯禽非庸臣。畢公召公非庸相，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啟後世僭竊而導之以亂階也。或疑非成王時是矣，謂平王賜惠公也，亦豈然哉？其意以治朝賢君，則典禮不紊，而衰世庸主，則賞賜濫行，故疑在平王之世，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不過爲次國耳。大國如齊楚晉宋，敵國如鄭衛陳蔡，設周平王以私意厚魯，而各國豈肯嘿然而已乎？又肯以上世無功德而甘處弱魯後乎？以晉文之霸，襄王藉其功以反正，至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惠公於平王何有哉？然則孰賜之也？曰：未嘗有賜之者。魯自爲之也。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此聖人所以正名分，懼亂賊而作春秋也。惟名分一有不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故諸侯僭擬相仍，冠履倒置，而春秋書禘書郊，正以見魯之僭用禮樂。云爾。厥後乘大輅，載弓矢，作丘甲，設兩觀，並用天子禮樂，其勢乃至此極。豈惟魯哉？晉用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以寡人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祭也。甚者吳楚乃僭稱王，而無所顧忌矣。苟不明春秋書郊書禘之旨，而直以魯

之禮樂有所賜爲榮則晉之六軍禘祀亦有所賜乎此所以謂成王平王之賜二說皆非也或者又以魯頌有云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然則魯人之所以頌美僖公者亦非歟曰魯僭如禘已非一日後人又皆安常習故莫覺其非以爲君之功德而頌美之矣借曰出於天子所賜其於僖公功德何與也觀春秋書公會齊侯於淮以見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則詩人之頌果可盡信否乎噫孔子於詩之魯頌則存而不刪春秋於魯之郊禘咸筆而不削惟合詩與春秋並觀之則漢儒記禮之謬不待辨而見之矣

諸侯專征

天子握命討之權諸侯無專征之義諸侯專征大無道之世也謂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孰爲此說耶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鄭康成釋禮杜預釋左氏皆有是說焉諸儒皆有是說宜必有所見矣孰知是說一倡適以啟僭亂之萌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如有作福作威則害家亡國之道也凡人臣行一爵賞施一刑罰不由上命則有專作威福之罪况征伐大事天子重權諸侯方得專矢之賜即可專之乎諸侯專之則非有道之天子

矣。天子有道，則人不得而專也。稽詩書之訓，可辨矣。仲康之世，夏少衰矣。如嗣侯之征，胤和書謂之嗣征。史官嫌其若嗣侯之專征，必曰嗣后承王命，徂征有周之盛。獫狁獯矣。周王爲出車之詩，命將以討獫狁而南仲之令衆也。乃謂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可見治世明主，必不以征伐之權假人也。迨東周無政，日以凌遲，諸侯始僭亂，妄相侵伐，不由王命。至於叔季，大夫執其權矣。故聖人傷之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深痛周之失政，一至此也。於是始

作春秋，初則述諸侯之僭，中則譏大夫之專也。柰何謂諸侯可得而專乎？彼諸儒之見，或以弓矢爲征伐之物，弓矢賜于天子，則征伐即可專矣。不知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之弓矢，及圭瓚，蓋殊禮也。賜之圭瓚也，使得爲鬯以祭先也。賜之弓矢也，使得以待王命，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弓矢而後征伐，謂之而後未嘗不本於王命也。安得遽謂其得專乎哉？晉文侯有攘戎之大功，平王賜之弓矢，作文侯之命，未嘗有專征之語。彤弓之詩，亦以錫有功之諸侯，未嘗有專征之命也。蓋諸儒不究詩書之旨，特因王制之語而失之故耳。况春秋一

經書征書伐書滅書取書入書戰書圍書討無非罪其
無王命而擅興師也若有弓矢之賜即可出征則當時
王室弱而諸侯強欲弓矢之賜也何難哉得賜弓矢之
國即可專征春秋之戰皆義戰而敵國亦可以相征矣
此所以諸儒之說倡而後世恃強跋扈皆得藉口實而
啟僭亂之萌也豈小小哉或曰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
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
征伐于是伐崇作豐何也曰崇固當伐而命之伐者必
紂有是命也向使紂無是命文王一得弓矢之賜即敢
擅伐崇密以脩譖已之怨而紂豈能容之乎或曰左氏
嘗載管仲之言曰昔召康公命太公且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此言又何也曰太公之賢使有王命得征伐五
侯九伯可也何嘗使太公得以專之乎若晉文侯之子
孫恃其先世得弓矢之賜齊太公之子孫恃有康公之
言皆可以專征諸侯是乃周成王平王教之僭而導之
亂孔子有道無道之言亦不足信也已通于帝王大綱
紀者慎毋惑於諸儒之說

五至三無

嘗誦孔子閒居篇辭若與論語不類釋其旨淵乎微矣
可以神明未可以意識測可以默體未可以言說盡也

及體會久之。乃知聖訓雖浩無涯。洎而流派脉絡實出一源。是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而禮而樂而哀亦罔不至焉。然則詩禮樂哀之皆至。謂其一源于志也。非歟。樂主聲也。而無聲。禮主體也。而無體。喪主服也。而無服。可謂至矣。究其所起。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是五至悉起于氣志。謂其源于志也。非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可謂無之至矣。然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奉三無私。一出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其德參天地者。一源于如神之志也。非歟。可見志根于心。發言爲詩。履之爲禮。樂之爲樂。志之爲哀。總之爲性情之德。一也。雖曰禮也。樂也。哀也。皆以無爲至。而三無不越五至外也。天地日月。其覆載照臨。至公無私。而奉三無私之神志。與天地日月同歸於無也。明矣。則是無也。豈無無亦無之謂乎。噫。神本無方。如春夏秋冬之運於天。如神氣風霆之載於地。瀰漫六合。化生百物。孰得而私議之哉。氣志在人。至於如神。不可測識。擬議非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無可無不可者。其誰能之。然揆厥所自。一根乎志。學于茲。益信雖然。匹夫不可奪志。一念顯精。且能貫金石。通鬼神。矧至聖于

志之所至精神融結如鳥覆卵字化翼飛不可窺測此所以謂之如神而聖不可知也故曰哀樂相生正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雖志氣塞乎天地惟其無私所以謂之無惟其無也此所以謂之極至無以加也詎知是無也在孩提不學不慮在聖人不思不勉一毫人力不與哉非無樂也樂在其中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何聲之有非無禮也忘于禮者之於禮也無不中何體之有非無喪也墟墓興哀道墮死傷為我心惻何服之有要皆本於如神之志充塞天地不期至而自至也特患志之有未至耳惟志至焉則五

志三無如鼓荅桴如鍾應槌一出乎天性自然即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發皆中節之和是也謂之未發不覩不聞而非有也故樂無聲禮無體喪無服也謂之發皆中節莫見莫顯而非無也故詩禮樂哀之相生不可得而覩聞也真志學者惟戒懼乎不覩不聞吾慎吾獨而中和位育乃其所自至者極之為天載無聲無臭而中庸贊其至也視彼專志以求虛無者奚啻天淵所以學莫先於辨志

○人者天地之心

天高地下庶物化生類聚群分不可數計韓退之原人

以夷狄鳥獸總歸人類。人最靈秀，不過庶類中之一耳。雖參贊天地，惟至誠能之。禮運篇乃謂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是人人皆天地之心矣。果天道陰陽專指氣言，地道柔剛專指質言，人道仁義專指心言乎哉。蓋太極兩儀分爲五行，五行滋爲五味，感爲五聲，形爲五色，而色聲臭味又區別萬殊。人在天地間，未有不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而別有所謂人也。然其所以爲天地之心者，豈離色聲食味外，別有所謂心乎何也。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與草木鳥獸，夫復何異。是故人之爲人，莫不具腑臟肢體，以成身，具靈明知識，以成心。形色天性，渾身皆心，而其發則發於耳目口也。凡有血氣者，同得萬物之味，以爲食，而辨其味者，非人乎。五味不可勝窮，苟匪人焉，味亦莫知其甘旨，不過克腹之需已矣。同得萬物之色，以爲視，而辨其色者，非人乎。五色不可勝窮，苟匪人焉，色亦莫知其美惡，不過娛目之具已矣。同得萬物之聲，以爲聽，而辨其聲者，非人乎。五聲不可勝窮，苟匪人焉，聲亦莫知其邪正，不過悅耳之資已矣。卽此觀之，人之爲人，而異於庶類者，爲其有是心也。然亦止爲人之心耳。謂爲天地之心，何歟。夫人之心，非塊然血肉之謂也。天地靈

明之氣充滿宇宙。惟人獨稟其精英。寂然廓然。浩無涯
 涘。隨感隨應。惟變所適。方寸靈覺。與六合神明。渾淪無
 間。故人之聽。聲存乎耳。所以能聽者。天地之聰也。視色
 存乎目。所以能視者。天地之明也。食味存乎口。所以能
 嗜而化為精神者。天地之變化也。是心之靈覺。寓於形
 氣。流通兩間。卷舒陰陽。往來今古。巨囊寰宇。微透毫芒。
 廣博淵深。莫測其底止。一人如是。人人皆然。一世之人
 如是。世世皆然。此所以人為天地之心也。宜乎人人皆
 為天地立心矣。其如人本大而感自小。何哉。五色令人
 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衆慾交攻。令人馳
 騫奔軼。不可救藥。間有知自檢飭。而操存之者。收視返
 聽。節食持齋。未能自見本心。洞晰天地。雖坐忘坐馳。彼
 善於此。莫能究竟根源。卒與草木同朽腐。然則天地之
 心。竟漸滅殆。盡乎彼色。聲臭味。人縱欲絕之。終有不能
 絕者。詎知聲投乎耳。耳本無聲。惟不為聲所引。焉則雖
 聽以人之心。實天聽也。色過乎目。目本無色。惟不為色
 所誘。焉則雖視以人之心。實天視也。味入於口。口本無
 味。惟不為味所奪。焉則雖嗜以人之心。實天地為之變
 化而滋養之也。斯人也。浩氣充塞天地。道心脗合乾坤。
 列為三才。參為三極。天地且賴以位也。非天地之心而

何可見心不離乎色。嚴臭味實超然。嚴色臭味之外。此心之所以爲心也。人雖產于天地。靈於萬物。實天地萬物之主宰。此人之所以爲人也。人可因嚴聞食色。特亡天地之心哉。

射義

古人於射義必設侯以命中。卽詩猗嗟章所謂終日射侯。賓筵章所謂大侯既抗是也。漢儒記作射義。乃曰射侯者。射爲諸侯也。侯取諸侯之義。已失之矣。鄭康成因之。註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哉。夫天子

侯謂諸侯
大不通

之於諸侯。其初皆其兄弟子姪。其後繼世。或祖父之列。其在異姓。必皆功德之後。而爲甥舅之國。故天子待之。不曰伯父叔父。則曰伯舅叔舅。所以親之敬之。賓之友之。而後責之以臣順。豈敢於大射禮。取射諸侯之義。而待以禽獸之類哉。周襄弘嘗以諸侯不朝。乃設貍首射之。貍者不來也。將以警不來者。晉人怒殺襄弘。而愈不服。况無故而。不以人道待諸侯耶。且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蓋天子固已服諸侯矣。奚必射之中而後服也。使萬一不中。則不能服諸侯矣。奚可哉。天子建萬國。親諸侯。使之世世守而勿失。乃謂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

侯則雖無功德而但於大射一中便得列土而封建乎。鄭氏之說蓋亦祖射義而不知其非者也。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觀其下文猶以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則君有讓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讓也。即天子之賞罰諸侯，惟在射之中否。揆之書云：五載一巡狩，群后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孟子云：入其疆，土地闢賢俊用，則有慶；土地荒蕪，倍尅在位，則有讓。已不相合，况鄭氏因其說諸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

晉侯齊侯相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固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雋耶？自是齊人與晉干戈相尋，投壺之語啟之耳。以此知古人射侯必不取諸侯之義，天子諸侯中之必不如鄭氏之說明矣。射義一篇雖中多古典，而其大義已乖。何可以垂訓也。况射特六藝之一耳，稷契伊周未聞其能射也，堯逢蒙由基之徒皆射絕天下，果得爲諸侯者，皆若人乎？今而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其容體比於禮，節奏比於樂，中多得與於祭，不然則不得與，選士以祭，殆其然者，但

禮樂不實有於內而徒行於弓矢之間恐古之選士有不然者惟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五物詢衆庶則有之何至如射義進爵繼地蓋由於射也耶或曰古者不以射取士何謂侯以明之乎曰書謂欽四隣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蓋以四鄰之臣若不在庶頑之重罪者則猶可撻拭而勿棄之侯以明其藝撻以記其過書以識矣非庶幾與之並生可見試以射又撻其過侯與撻並施而據此爲古之人選士之法也可乎哉漢儒據此以証二禮信哉愈失而愈遠也已

昏義

天子聽男教后聽女教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此不易之理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據本文亦無可疑但後儒謂夫人嬪世婦御妻即天子六宮中有名位之妾媵夫以天子之尊臣妾天下豈百二十人之足多哉但以理揆之一人御衆女爲古帝王定制其不可疑甚明奈何鄭康成又註

爲當夕之說謂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每十五日而一周是說也何其鄙悖謬妄一至此極哉夫易之剥六五貫魚以宮人寵非謂天子自后以下所以備數宮中者不無其人但大昏之義載爲定數非徒當夕之說甚悖於理而以一人御衆女古帝王必不以此立教也况內之夫人九嬪世婦御妻與外之公卿大夫元士其數一一相配雖以名義言之不應如此之舛而有名位者既定爲百二十人則其祿服役又不知當有幾千百人矣或以昏義本文旣無可疑而世儒之說又不可信將以何者而折衷之哉蓋天子統六官后統六宮特以陰陽內外而別言之耳苟真知世儒與康成所說之非則有三公必有三夫人有九卿必有九嬪有二十七大夫必有二十七世婦有八十一元士必有八十一御妻合一朝之外治不外乎六官而莫非天子之所統合廷臣之內職不外乎六宮而孰非后之所統哉卽後臣百僚皆天子之命臣其妻莫非天子之命婦合百官朝于天子所以輔天子明章天下之男教合百官之命婦朝于后宮亦以助后明章天下之婦順也使天下之百官悉敬承天子之男教則外和而國治矣使百官之命婦悉

古來皇
帝壽
短多是
色荒不
向丁知

敬承后之婦順有不內和而家理者哉以此言之則又何必夫人嬪與世婦御妻必為天子宮中有名位之妾媵而後可也嘗讀書有不邇嚴色之訓中庸有去讒遠色之言是聖人於色荒惟恐防之不早乃於昏義以此垂訓萬世吾不信也噫即此推其餘漢儒釋經而經亡可勝慨哉

封建疑議

古今論三代封建之制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大畧可據者如此質之武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說相脗合天子地方千里質之商頌

